

弘

簡

錄

弘開錄卷六十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雜行 唐十二之六宦官

楊思勗

高力士

李輔國

程元振

驛奉先

魚朝恩

劉希暹
賈明觀

竇文場

崔仙鳴
熊希聖

俱文珍

呂如全

吐突承璀

馬存亮

張選

劉克明

王守澄

仇士良

楊復光

兄復恭

田令孜

陳敬瑄
高仁厚

劉季述

孫德

韓全誨

張彥弘

楊思勗羅州石城人姓蘇少給事內侍省太宗舊制內侍省不
亦品官以內侍爲之長惟門閤守禦延內掃除黃衣廩食不
任以事至思勗剛果有力預計李多祚論功起拜銀青光祿大
夫從臨淄王平內亂權左監門衛將軍玄宗即位倚爲爪牙令

持節討伐黎敬仁林招隱始任以事奉使傳宣山尹鳳翔入主
書院皆門施榮戟其餘孫六韓莊楊八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
張道斌李大宜朱文輝郭全邈令誠等殷顛供奉入蕃教坊武
德主當皆爲委任之務開元初安南蠻梅叔鸞舉三十二州外
結林邑真臘金隣等國據海南叛衆號四十萬自稱黑帝詔募
首領子弟十萬命思勗與安南大都護光楚客山馬援故道出
賊不意遂大捷封尸爲京觀而還十二年五溪首領罕行章亂
又詔爲黔中招討使率兵六萬生擒行章斬首三萬級以功進
輔國大將軍給俸祿防閑從封泰山進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
十四年邕州封陵徠梁大海破賓橫等州思勗又平之禽大海
斬支黨三千人十六年瀧州蠻陳行範自稱天子其下何游魯
號定國大將軍馮璘南越王破州縣四十詔發永道連三州兵

及淮南弩士十萬至灑州臨陣襲斬游魯馮璘追行範走盤遊諸洞生縛之阮黨衆六萬獲口馬金銀鉅萬思昂素性驚忍敢殺所鹵囚必剝面劓腦裂去頭皮以示勇故咸憚服不敢仰視以是多能立功仙童納張守珪賂詔付治之龔楚不可計割肉反啖至盡始截手足其慘毒若此卒時年八十餘其後監軍出使權過節度奔走郡縣修功德市禽鳥所盜不貨甲第名園上腴之田咸爲所占半京畿矣楚客者樂安人後歷桂州都督致仕封松溪縣侯

高力士馮盎曾孫聖曆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進二閩兒一曰金剛其一卽力士也武后獨喜其黠慧令給事左右因謂武三思後有小過遂出內官高延福以三思故收爲假子目其姓歲餘復召入既壯身長六尺五寸有機變主傳詔勅授宮閤丞玄

宗在藩傾心結附。昇儲奏屬內坊口侍左右。擢朝散大夫內給事。預誅蕭岑等功。超拜銀青光祿大夫。卽位累加右監門衛將軍。至大將軍。知內侍省事。悉心委任。凡四方奏事。皆先省後進。小事卽令專決。有涉討伐。關係國家大事。亦在所可否。日惟眠息殿帷。雖休沐未嘗出。微倖願見者。若隔天人。帝嘗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大臣若宇文融。李林甫。李適之。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皆因厚結取高位。其餘承風附進。不可勝紀。帝以太子瑛廢。儲嗣未立意。常忽忽不甘寢食。問爾朕家老。揣朕何爲而然。對曰。推長而立。執敢爭。帝是其言。儲位遂定。肅宗在春宮日。呼爲二兄。諸王公主皆呼阿翁。駙馬輩呼爲老。帝亦有時不名。呼爲將軍。帝見天下太平。嘗欲自逸。語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彙不替。付諸將軍。不

適邪對曰臣聞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北兵方悍且
彊當思有以制之其指蓋謂祿山會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復
謂天方災卿宜言之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
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山其時也帝不荅素性謹密與
時消息觀勢候便若臨覆敗雖至親愛一不之救以是無大顧
過後延福於蒲州求得其母麥氏送長安封越國夫人追贈其
父廣州大都督加力士冠軍大將軍後侍帝齋大同殿帝問朕
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將吐納導引盡付林甫以天下事
若何對曰天下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可議者且古制稅入
有常則人不告勞今宰相知京師漕運不給帝憚幸東都乃以
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和糴不止私藏又竭亂始于此帝
不悅乃頓首自陳心狂語謬當死自是退還內宅不復言事加

累驃騎大將軍進封渤海郡公於來庭坊造寶壽佛寺興寧坊造華封道觀作於國力復截澧水作磯並轉五輪日夜破麥三百斛其規利如此帝又愛幸華州袁思藝然以驕倨故多畏之不若力士巧佞人多悅及幸蜀獨力士從思藝乃走投賊帝聞肅宗卽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心不忘孝吾無憂矣對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悉爲戰區天下痛心陛下以爲無憂臣不敢聞還進開府儀同三司封齊國公賜實戶五百西內旣徙爲李輔國所構配流黔州至巫州地多齊人不知食因感傷賦詩兩京作芹賣五穀無人採糞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寶應初赦歸至朗州知上皇厭代北望號慟嘔血而卒贈揚州大都督陪葬秦陵

李輔國本名靜忠貌倜儻略通書計初事力士爲閑廐小兒主

樞中簿最能檢勘耗馬故得肥王拱爲使薦之皇太子得親
近預謀誅楊國忠及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典復
至靈武復勸卽位係天下心擢爲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任
以心膂更名護國又改今名委以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切收
掌素性深賊以謹密取信人主未嘗敢肆滯嗜浮屠不啖葷人
戚日爲良善不之忌從遷京師拜少府殿中二監領開橐五坊
宮苑營田裁接總監兼隴右羣牧京畿鑄錢長春宮等使封成
國公賜實戶五百宰相羣臣恒因以時見天子常止銀臺門決
事置察事廳兒數十人吏有過秋毫不得隱凡州縣獄訟三司
制劫有所捕逮未嘗聞奏皆私判處因稱制勅羣臣無敢議出
則介士三百爲衛人貴幸之不敢斥官呼爲五郎宰相李揆以
守事之號五父帝爲取元擢女爲妻授梁州長史弟兄皆位臺

省。李峴切。諫言且亂國。於是。有詔。敕不由中書。山者峴必。番覆。輔國不悅。帝以太上皇居興慶宮。命陳玄禮高力士王承恩魏悅王真公主常在左右。梨園子弟日奏聲伎。爲娛樂。輔國恣力。士不爲之禮。乃矯上旨。取興慶宮畜馬三百。祇留十疋。會上皇置酒長慶樓南俯大道。每徘徊觀覽。父老過者皆拜舞。乃去。上元中。劔南奏事吏過樓下。因上謁。賜酒。詔公主及如仙媛主之。又召郭英。王銑等。飲資厚賞。輔國因是。譖言太上皇居近市。屢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六軍功臣反側不自安。願徙入宮禁中。帝不悟。其奸會。帝有疾。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府武門射生官五百遮道。太上驚。幾墜馬。問何爲者。輔國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隘。奉迎乘輿。還宮中。上皇始知。語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諫不得終孝矣。力士厲聲呼輔國曰。五

十年太平天子。今欲何爲。叱令下馬。輔國失禮。罵力士曰。翁不
解事。斬一從者。力士前傳太上皇旨。愆問將士。咸納刀再拜。呼
萬歲。乃呼輔國上前。與力士對執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纔
厓老數十。太上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爲兵死鬼。左右皆流
涕。既而曰。與慶木吾王地。數以讓皇帝。不受。今之徙。自吾志也。
未幾。流承恩。播州魏悅。漆州如仙媛。歸州公主。居玉真觀。料後
宮聲樂百餘。更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上皇自是快快不豫。
至棄天下。輔國既得志。進爲兵部尚書。南省視事。使武士戎裝
夾道陳跪丸舞劍百騎前驅。御府設食。太常備樂。宰相羣臣畢
會酣宴。竟日。益厭然。駭歎求爲宰相。帝重違其意。語曰。卿勲力
何任不可。但羣望未一。如何。又諷裴冕等聯表薦已。帝密遣蕭
華使諭止。冕張后數疾。其專帝寢疾。名太子將誅之。不遂。語載

帝記代宗立以有定策功。愈跋扈。至語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帝矍然，積不平，欲剪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羣臣出入皆先詣之，頗自謂安。俄冊進司空兼中書令，實封戶八百元。振欲奪其權，請加禁制。因賜以大第，俾出居於外用。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爲開廐，羣牧死內營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中外聞其失勢，舉手相賀。輔國始惘然憂懼，不知所出。表乞罷政，詔進封博陸郡王。朝朔望欲入中書作謝，表關者不內。輔國氣塞久，乃曰：「老奴死罪事，那君不了，請地下事先帝矣。」帝不欲顯戮，遣武士杜濟夜刺殺之，投首涵中。年五十九。殊右臂，告秦陵。僞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謚曰醜濟。後爲牙門將。至

程元振與駱奉先皆三原人元振少直內侍省遷內射生使飛

龍旆副使代宗立有功拜右監門衛將軍上柱國知內侍省事

尋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加鎮軍并右監門衛皆大將軍封保定

縣侯不踰歲又進驃騎大將軍改封邠國公贈父元貞司空母

郝氏趙國夫人盡總禁兵權震天下在輔國右而凶決又過之

軍中呼爲十郎王仲昇以元振薦驟擢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

大夫弱軍兼大裴昆以山陵事與忤撫椅輔國黨韓頴劉烜等

罪貶之來瑱方守襄漢有功坐譖囑不應因仲昇共誣殺瑒又

構同華節度使李懷讓憂甚自殺素惡李光弼數加媒孽又與

魚朝恩交口毀郭子儀天下方鎮聞之皆解體物議囂然廣德

初吐蕃党項扣便橋帝倉黃出居陝京師陷賊剽府庫焚間街

蕭然爲空博土柳仇上疏條其罪惡請斬元振首馳告天下帝

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官爵。放歸田里。帝還京元振謀復川
潛衣婦人服私舍司農卿陳景詮家事露因謀不軌御史劾按
下臺鞠訊長流涿州。貶景詮新興尉。行至江陵死。奉先歷右
驍衛大將軍。數從帝討伐尤見倖。以監僕固懷恩軍恃恩貪甚
懷恩不平。旣而懼其譖遂叛。事平擢奉先軍容使。掌畿內兵權。
氣焰赫然。永泰初以吐蕃數驚京師。始城鄆縣拜奉先爲軍使。
悉毀縣外廬舍。無尺椽。累封江國公。監鳳翔軍。大曆末卒。

魚朝恩澶州人。天寶末以品官給事黃門內。陰黠通書計善宣
納詔令。至德初監李光進軍京師。平爲三宮檢責使。歷左監門
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始置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卽以命之。史思
明再陷洛陽。命將神策兵屯陝東。思明長驅至硤右。遣將衛伯
玉敗賊康文景等。洛陽平徙屯汴州。加府儀同三司。封馮翊

郡公寶應中寇屯陝代宗避寇東幸衛兵離散比至華陰朝恩
悉軍奉迎乘輿六師方振帝德之必號天下觀軍容使專領神
策軍賞賜無算僕固瑒攻絳州朝恩遣李忠誠討之監以霍文
瑒捷于萬泉瑒又使姚良據溫誘回紇陷河陽遣王景岑討之
監以王希遷遂生擒良及高暉等引吐蕃入寇復遣劉德信討
斬之朝恩因麾下數有克獲竊以自高忌胡子儀乘相州敗醜
爲誣詆肅宗不內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初立未及寤子
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內慙因勸
帝徙洛陽時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敵數犯畿甸
欲遷洛避之宰相未及對有近臣詰曰敕使反耶今屯兵足以
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爲朝恩色沮子儀亦謂不可乃止平
居好引後生文士處門下講授經籍大駭作文章大言才兼文

武永泰中詔判國子監兼鴻臚禮賓內飛龍閣使加封鄭國公上日詔宰相常叅官六軍將軍同送京兆設食教坊奏樂俳倡侑燕選大臣子弟二百爲附學生列於兩廡朱紫雜然帝賜養本錢千萬取子錢供廚餼每視學神策兵皆從京兆黎幹率錢餉勞一費數十萬色常不足會釋菜百官咸在執易升坐講鼎折足覆餽之象以侵宰相王縉怒甚元載更益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大曆二年獻過化門外賜莊爲寺以資太后冥福卽賜以後諡名章敬寺窮極奢麗一時材木不足至撤曲江亭館華清樓榭百司行署將相故第以佐興作費踰萬億是歲遣盜發子儀先冢三年諫還諸使加內侍監增封韓國公賜實封百戶宰相百僚因太后忌辰於興唐寺行香朝恩設齋寺外車坊延就食恃其寵貴恣談時政無所忌憚惟禮部

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衍以正言折之心慄不懌俄黜衍以動造又將謀易執政以震朝廷太會都堂言宰相者和元氣輯羣生今水旱不時饋運空竭天子卧不安席不退避賢路尚可默默乎宰相俛首坐上皆失色造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皆以軍擊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自可相維復屯兵十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所昵信神策都虞侯劉希超魁健能騎射擢爲太僕卿封交河郡王兵馬使王駕鶴獨謹厚亦封徐國公希超諷置獄北軍陰縱惡少橫捕富人考訊中以危法入其貲產悉皆認服冤死故市人號入地牢萬年吏賈明觀尤凶蠹倚朝恩恣行捕擄積財鉅萬人無敢發朝廷裁決或有不預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子

令徽尚幼與同列爭忿。朝恩見帝願得金紫。帝未荅。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帝滋不悅。遂倚載。決意除之。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凡隱謀與語。悉聞于帝。希暹覺。密白朝恩稍爲之懼。又見接遇未衰。復自安。潛謀不軌。嘗以體肥乘小車入殿。衛以武士百人。射生將周皓統之。而皇甫溫握兵在外。載乃擢溫代李抱玉節度鳳翔。陽重其權。留京師。未遣。密約皓與共誅朝恩。載又譏析鳳翔郿縣與京兆。而以典平武功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以自封殖。不知爲已。虞也會子儀密白朝恩久領內兵。結周智光爲外應。不早圖。變且大。謀始定。方寒食。禁中宴罷。將還營。有詔留議事。載守省中。朝恩至。帝責其異圖。尚自辯詰。語甚悖傲。皓與左右禽絀之。還尸于家。年四十九。帝隱其事。下詔祇罷觀軍容使。增實封戶六

百餘如故又懼軍亂復賜錢六百萬以葬進劉希暹王駕鶴並
兼御史中丞曉慰將士希暹自知同惡言不遜駕鶴白發之遂
賜死而賈引觀兼得幸於我寒謀江西使立功白贖路嗣恭榜
殺之所厚禮部尚書裴士淹刈度支第五琦皆坐貶削

寶文場霍仙鳴始並事德宗於東宮即位未有名自魚朝恩死
革官人典兵以禁衛委白志貞澤師亂因召不至惟文場等卑
宦官從至奉天乃令主左右軍典元初與王希遷監神策左右
廂兵馬拜馬有麟大將軍神策軍額始此帝自山南還忌宿將
難制廢天威軍詔文場仙鳴分總左右神策兩軍潘鎮節將多
由其門臺省清要可以援引者相躡二人權震朝廷時衛士朱
華以按摩得幸因與參慮補置索昧累百億萬畧士妻女無所
忌憚隆赫無比始置左右神策護軍中尉二員以二人爲之又

置左右神策中護軍二員以焦希望張尚進爲之中尉護軍之名亦始此後仙鳴移病帝賜十馬令諸祠祈禱已而暴死疑左右進毒捕詰問狀誅數十人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內常侍第五守亮代之文場擢累驃騎大將軍以年老致仕卒自後楊志廉孫榮義代之招權驕肆相與畧等故貞元末宦官復盛捕太學生何竦曹壽繫訊人情大懼司素武少儀上書願以其罪明示四方帝亦頗聞民間訛語得釋希望涇陽人歷明威將軍贈洪州都督尚進河東人歷忠武將軍贈開府儀同三司志廉弘農人歷左監門衛大將軍榮義涇縣人歷右武衛大將軍並贈楊州大都督

俱文珍字姓劉名貞亮性忠強識義理兼渾瑊軍平涼敗盟被執得歸改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貞元末宦人領兵附順者

蓋衆會順宗立宦者李忠言素畏懦任王叔文等交情橫肆無所異同惟貞亮時與之爭叔文與韋執誼謀收宦者之權奪神策兵統以范希朝貞亮惡朋黨扇結壞亂王室因與中人劉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呂如全等共勸立廣陵王爲皇太子監國帝納其奏卽召學士李程王涯等草詔誅逐叔文之黨委政大臣時稱其功然未嘗自矜素無假借以終其身議者咸美之高崇文伐蜀復爲監軍責東川節度李康棄城失守斬之又郭晁醉觸夜禁杖殺之五坊朱迢晏王志忠縱鷹隼入民家撈二百奪職內外莫不憎畏遷累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卒憲宗思其翊戴贈開府儀同三司如全歷內侍省內常侍翰林使坐擅取樟材治第送東都獄至閩鄉自殺

吐突承璀字仁貞閩人也閩俗多私自淨身號爲私白初以黃

門直東宮爲掖廷局博士。察察有才辨。憲宗立。擢左監門將軍。左神策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封薊國公。揣帝銳意功名。因請討王承宗。帝見其果敢。謂可任大事。卽詔爲行營招討處置使。從以左右神策及河中陝河南浙西宣歙諸道之兵。用內侍長宋惟澄。曹進玉爲館驛使。自河南陝河陽。惟澄主之。京華河中至太原。進玉主之。又詔內常侍劉國珍馬朝江分領易定幽滄等州糧料。使於是諫官御史衆對延英。皆謂古無中人任大帥。恐四方傳笑。乃更爲招討宣慰使。同行鄜定進。昔擒劉闢。封山陽郡王。至卽戰死。承瓘御衆無遠畧。爲虛從史。侮狎踰年。無功。使執從史問遣人說承宗。上書待罪。乃詔班師還。爲中尉段平仲劾其輕肆寡謀。抑損國威。不斬首。無以謝天下。帝不獲已。罷爲軍器并莊宅使。尋拜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會劉希光納

羽林大將軍孫壽錢求方鎮事連承雅出監淮南軍帝遇之殊厚以李絳苦論其過故決遣之後又欲還承雅爲罷絳相名爲內弓箭庫使復左神策中尉會惠昭太子薨密謀請立澄王不從所居特營一室藏所賜詔忽一日地生毛長二尺惡之踰年帝崩穆宗立衛前議殺之咸通中杜宣猷爲福建觀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救使墓戶

馬存亮字季明河中人遇事德宗元和中累推左神策軍副使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資性端長不通書記而能識道理善訓士伍揀練所籍凡十餘萬伍無罷士部無冗員敬宗時常寵右軍每遊幸兩軍角戲帝輒欲右勝左軍以爲望會染署工張詔與卜者蘇玄明謀以每輪染材入宮衛士不呵乃陰結諸工百餘匿兵染車中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爲變

有詰之者。詔速殺其人。謀遂覺。執兵大呼。列陣鼓噪。時帝擊毬。清思殿間變。大驚。將幸右神策。因路遠。遂入左軍。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北。至賊已斬關。攻弓箭庫。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兩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康。志睦。將軍何文哲。宋叔夜。孟文亮。李泳。尚國忠等。率騎兵討賊。日暮。射詔及玄明皆死。內外尚不知乘輿所在。暹明並捕亂黨。左右軍清宮車駕。還以存亮功最。賜實封戶二百。轉右軍中尉。梁守謙。開府儀同三司。他論功。賞有差。存亮乃推委權勢。不肯自居。求監淮南軍。始去。禁衛衆皆泣。代還爲內飛龍使。更歷六朝。太和中以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封岐國公。卒。贈揚州大都督。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惟文珍。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數人而已。遵美。父季實。爲掖廷局博士。大中時。夜直咸寧門。驟聞有宮人謀。

狄逆急入射殺之。宣宗勞謂非爾吾危不免。明日擢北院副使。終內樞密使。遷美歷左軍容使。疾中官橫肆。每歎曰。故事北司中尉侍從。皆服勝衫。倍宗世始具襦笏。過矣。樞密使舊無惡事。惟三楹舍。藏書而已。今正而帖黃。決事。皆由楊復恭。亦相權之。失其言多此類。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劉克明以善擊毬得幸。敬宗與神策。隸卒及里閭。惡少陶元皓。漸遊良趙士。則李公定。石定寬等。俱以毬工得親。便殿預狎。息爲戲樂。四方聞之。爭以趨。勇進嘗閱角。觝三殿。每至夜方罷。庭中遂有碎首。斷臂流血者。帝歎甚。厚賜勞之。所近多凶徒。不逞一時。納籍宜徽。或教坊。遇有小過。嘗加責辱。自是怨望。帝復好夜半自捕狐狸。爲樂。謂之打夜狐。魚志弘許。遂振李少端。鄒其

事常隨不及皆削秩克明效謀爲逆其母不許會從狎夜還羣飲酒酣遂與蘇佐明石定寬就更衣室弑帝矯名翰林學士路隋作詔命絳王領軍國事克明等恃功將易置左右自引支黨頗兵柄而王守澄楊承和梁守謙魏從簡與宰相裴度共立文宗發左右神策及六軍飛龍兵討之克明投井死出而戮其尸田務澄及黨與數十人皆斬首以徇籍入家貲文宗嘉母忠義賜錢千緡絹五百匹奴婢二人

王守澄與弟守涓相繼俱爲徐州監軍元和末守澄召還憲宗遇弑時與中尉馬進潭梁守謙劉承偕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長慶中知樞密事薦引鄭注入禁文宗嗣位復有助力拜驃騎大將軍充右神策軍中尉注以醫得幸依倚守澄大爲姦蠹帝嘗憤悅逆黨雖平心不怡悅特用宋中錫謀誅宦官未遂爲注

所察反被誣逐注又與李訓交通二人機詭萬端守澄重之復引入內待以殊寵訓探知帝旨奏川仇士良使分守澄之權乃加兼十二衛統軍尊以虛名而實畏其握兵奪之守澄不悅兩相矛盾脅以軍容使就第令內養李好古賚醢賜死秘而不發贈揚州大都督守涓召還至中牟亦死

仇士良字匡美循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嗣位遷內給事右領軍衛將軍出監平盧鳳翔等軍嘗大敷水驛與御史元稹爭舍擊傷之中丞王播舉舊制奏御史中使各以先後至得居正寢帝不直稹斥之元和和大和間數任內外五坊使秋按鷹內畿所至遷吏供餽甚甚冠盜素與王守澄有隙抑其位未顯文宗初立時士良有功李訓鄭注勅上擢爲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旣得志益橫復謀欲除之甘露變與右神策

中尉魚弘志大盈庫使宋守義挾帝還宮盡縛宰相王涯買餽舒元興等脅辱自誣縱兵捕斬無輕重悉死事後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弘志右衛守義右領軍衛皆上將軍忌李石輔政數屈其論議使賊刺之馬逸而免石俱辭位澤潞劉從諫憤其得志遣部將陳季卿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何事乃反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含憤九泉天下義夫節士畏禍伏身誰肯與陛下共事者季卿入京疑懼不敢進從諫大怒殺之虜書于朝言宦人根黨蔓延在內臣欲面陳恐遭橫害謹修封疆繕甲兵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士良沮恐進加檢校司徒欲弭其言從諫因辭復奏臣所疏禁國大體如可聽宜洗宥涯等安有死寃不中生者荷祿士良因與弘志謀欲廢帝夜半召當直學士崔慎山至祕殿士良等列坐堂上惟

帳周密語曰。上久不豫。政令多荒。皇太后有密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羣從且三百。安敢與覆族事。死不肯承。久乃默然。已而啓後戶。帝坐一小殿。士良等歷階。過數過失。帝俛首不語。事罷。送出。戒以毋泄。慎由記其事。藏枕笥。時人莫知。文宗崩。矯詔立武宗。殺陳王安王楊妃。皆其謀也。士良遷驃騎大將軍。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各實封戶三百。時帝明斷。雖倚援立功。陽示尊寵。內實嫌之。會昌二年。肆赦。以惡李德裕。宣言宰相欲滅禁軍。芻糧以擢兩軍。令樓前爭之。德裕白帝。命使者宣諭。赦令出自朕意。宰相何豫。爾渠輒敢如是。士始帖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進觀軍容。使兼統左右軍。以疾辭。罷爲內侍。監知省事。請老人來送。還第。教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閑。朕使之觀。

書見儒臣納諫諍。則智慮深遠。必滅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權亦輕矣。要必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惑其心。使悅侈靡。不知止息。然後開於外事。恩澤權力。皆在我矣。衆涕泣拜謝而去。凡爲貪酷二十餘年。咸以是術死。贈揚州大都督。明年有發其家藏兵數千。詔削官爵。籍沒之。愼由卒。以所記授其子。亂故亂。惡中官。討除之。其禍始此。

楊復光。閩人。本姓禡。少爲神策中尉。欽義假子。欽義又內常侍。楊玄价。養子也。玄价乃中尉楊志廉後世。爲權家。同養三人。玄契。咸通中。掌樞密。實乾符中。爲右軍中尉。玄价。宣宗時。監鹽州軍。誣殺刺史劉臯。臯有威名。世訟其冤。補遷至左軍中尉。譖罷宰相楊收。權寵震。時復光素有武力。頗慷慨。負節義。善籌畧。初入內侍省。爲小黃門。監累監。諸鎮軍。乾符初。佐會元裕。敗王

仙芝宋威擊黃巢於江西復光爲排陣使遣判官吳彥宏入城諭旨巢卽令尚君長奉表自歸威疾其功併兵擊賊巢怨怒復引兵叛僖宗罷威命復光總兵進攻洪州擒賊將徐唐苜王鐸代爲招討仍以復光監軍鐸棄荆南劉巨容復定其地令忠武別將宋浩鎮荆南泰寧將段彥謨佐之浩少復光不爲禮彥謨又耻居下遂有隙復光奏浩罪勸彥謨擊殺之假其客常滋留後薦彥謨爲朗州刺史詔以鄭紹業節度荆南復光監忠武軍屯鄧州退賊右衝帝西幸召紹業見于行在復光賄引彥謨爲荆南節度使其後忠武周岌受賊命嘗夜召復光左右勸勿往自度勢迫義不圖全因赴之酒酣語及時事泣涕言曰丈夫所感獨恩與義非利害所可拘公奮匹夫至封侯乃一旦捐十八葉天子北面臣賊豈昧於是邪岌流涕曰吾不能獨力拒賊故

陽爲和好。實召公圖之。因瀝酒爲誓。是夜遣養子守亮殺賊使于傳舍。復以忠武兵三千入蔡州。見蔡宗權說與同盟討賊宗權。遣將王淑率兵萬人從復光。定荆襄師次鄆州。淑逗遛復光斬之。并其兵分爲八都將。以鹿晏弘晉暉張迺李師泰王建韓建等八人進攻南陽。賊將朱溫何勤逆戰大敗。遂收鄆州。乘勝追北至藍橋。母喪起復天下兵馬都監。總諸軍與王重榮并力定關中。說降朱溫於同。而華將李翔未下。巢勢益彊。乃語重榮曰。某家世與李克用父子相結。患難共之。若人奮不顧身。比召未至者。非爲忍禍。由太原道不通耳。若以上意諭從。讜彼必亟來。重榮曰。善。白于王鐸。以墨詔至太原。果出兵及收京城。復與守亮守宗身。先犯難三敗巢賊。功烈居多。加開府儀同三司。同華制置使。封弘農郡公。賜號資忠輝武匡國平難功臣。卒于河

中年四十二贈觀軍容使諡曰忠肅生平御下有恩死日軍中皆慟哭部下亦多立功諸假子以守爲名者數十人皆至收守將帥守宗爲忠武節度使兄復恭字子恪本林氏子養于玄翼幼爲宦者入內侍省知書有學術令監河陽兵以討龐助功入拜宜徽至樞密使值田令孜專威福中外莫敢亢惟復恭屢與爭得失令孜怒下遷飛龍使乃卧疾監田倍宗出居典元復任樞密制置經畧多更其手車駕還遂代令孜爲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封魏國公實封戶八百賜號忠貞啓聖定國功臣以定策立昭宗賜鐵券加金吾上將軍頗擅朝政帝見尚衣進御服日一襲太常新曲日一解欲示天下以儉令可禁止復恭頓首稱善又問游幸費對曰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百犢車紅網朱網香車百

乘諸衛士三千凡獵曲江溫湯曰大行從獵宮苑中日小行從
詔類減半久之帝積厭其恣橫會惠安太后弟王瓌求爲節度
使復恭引前事謂后族不宜假節外藩恐負勢難制宜任以他
職帝乃止瓌聞怒甚見復恭禁中詬辱之遂居中任事復恭不
欲分已權白爲黔南節度使至吉柏江舟覆宗屬賓客皆死議
者以楊守亮方領興元節度陰謀害之上聞益切齒時復恭請
假子至六百皆爲州刺史并監諸道軍號外宅郎君天下威勢
舉歸其門天威軍使楊守立本姓胡名弘立武勇冠軍人咸畏
之帝欲斥復恭懼其爲亂召見賜姓名李順節領鎮海軍節度
使同平章事使掌六軍管鑰光寵特異勢侔復恭相與爭權諷
宰相孔緯言復恭常石與抵太極殿以爲將反帝爲嬰然復恭
自言臣豈負陛下者緯駁以廣樹不逞皆姓楊非反耶復恭應

云欲收士心以輔天子帝曰誠欲收士心曷不假李姓乎遂無以對無何緯出守江陵使人劫之長樂坡奪其旌節費貯緯僅身免而所任龍劔并洋州節度使楊守貞守忠皆自擅貢賦上書訕譏朝政大順二年乃罷復恭兵出爲鳳翔監軍怨懟不行因丐致仕詔可使者還遣腹心道殺之遁居商山俄入居昭化坊居第近玉山營軍使楊守信數省候出入或告父子且謀亂乃命順節與神策軍使李守節率衛兵攻復恭會日入舉族與守信出奔令部將張綰殿後戰敗被擒復恭至興元亂介守亮守義舉兵以討順節爲名上詔李茂貞王行瑜討之景福元年守亮敗復恭翠族將奔太原入商山至乾元縣悉爲韓建邏士所禽皆梟首長安市茂貞上復恭私書六十紙自稱隋諸孫以恭帝禪唐故名復恭又與守亮書承天門者隋家舊業兒但積

梁訓兵不要進奉吾於荆榛中立天子乃負心門生既得位反廢定策國老其不臣類此後假子彥博收葬其尸李克用爲申雪詔復官爵

田令孜字仲則蜀人本姓陳咸通時歷小馬坊使僖宗爲普王與同卧起卽位知內樞密素知書有謀畧能處事擢左神策軍中尉恃帝昏酣無檢不足畏憚販鬻官爵俱不待旨假賜緋紫亦不以聞時百度崩弛內外垢玩與內園小兒尹希復王士成等籍京師商旅寶貨舉送內庫使者欄檻閉坊訴輒杖死既而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帝咸不知賢人斥遠在位噤默惟貪鄙沓冗備員偷安而已左拾遺侯昌業不勝憤疏方入賜死黃巢陷東都奉帝西幸步出金光門至咸陽沙野軍十餘騎大呼請還宮曰若乘輿遽西秦中父老何望令孜叱羽林騎斬之卽以

馬載帝晝夜馳舍駱谷其兄敬瑄方節度西川故請帝幸蜀詔以令孜爲十軍十二衛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使至成都進左金吾衛上將軍兼判四衛事封晉國公時帝懷抑鬱嘗北望流涕令孜伺間開釋帝爲怡悅因初至大勞將士成都舊有陳許兵三千捍蠻皆戴黃巾名黃頭軍賞獨不及咸竊怨適令孜置酒會諸將黃頭將郭琪不肯飲曰願軍容徧惠於衆令孜詰問君何功耶荅曰戰党項薄契丹數十戰皆琪等功令孜怒密醜之琪馳歸殺一婢吮血得解因夜燒營剽城邑敬瑄討敗之走高駢所賊平令孜欲歸重北司罷王鐸都統推復光召沙陀功第一又忌逼已故薄其賞自以帷幄決勝繫王室輕重出入倨甚會復光死大喜內常侍曹知慈聞帝將還大言擁衆大啟闕下閱羣臣可歸者納之令孜謂然知慈本富家子沈鷟有

謀遇賊不屈率鄉民以山爲屯陰令變服效賊語言夜入長安
劫營賊大懼帝問賜金紫至是密令王行瑜引兵度嵯峨山襲
殺其衆益自放肆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時復光故部王建
等率義勇迎帝號隨駕五都皆養爲子授諸衛將軍別募神策
新軍扈從遣親信以宣慰爲名覘諸鎮不附已者坐罪除徙其
養子匡祐至河中辭禮倨傲王重榮怒數其十罪匡祐還訴謀
奪解池歸鹽鐵自兼領權鹽使重榮不奉詔與李克用連和上
書誅令孜帝和解不從克用兵逼京師令孜計窮唱言王重榮
反京兆甫葺巖完復火宮城焚坊市僅存昭陽蓬萊二宮劫帝
啓開遠門出幸興元不從以兵入寢殿驅逼夜出邠寧朱玫勸
興元尹石君涉焚絕閣道阻帝西意引兵追駕敗興鳳楊晟軍
矢及中營左右被剽戮不可計令孜蒙面以行使王建等以長

劔五百清道義傳國璽授之次大散關諸王徒步以從壽王至
斜谷不能進加扶羸之王以爲耻攻與重榮請駕幸河中復沮
而止宰相蕭遘率羣臣在鳳翔者劾其專國煽禍惑上交亂經
五表帝咸不省詔重榮餉行在糧十五萬重榮以令孜在不奉
命攻敗帝始得還會有疾中外屬意壽王令孜懼始逃歸蜀裴
以解官就醫爲名引拱宸奉鬃軍自衛俄削官爵長流儋州依
敬瑄不肯行謀與屈強拒命度王建故時養子思與連衡以充
朝廷建入成都囚令孜于碧雞坊李茂貞上書雪其罪貶爲河
南監軍與敬瑄同日死乾寧中詔復官爵 敬瑄少爲併師隸
左神策軍負綠擢左金吾衛將軍以倖得節度西川初聞報至
不知爲誰有青城妖人詐稱赴任覺而誅之然性畏慎善撫士
卒一聞駕出夜召監軍梁虔厚號勸以兵三千護迎乘輿繕治

行宮謁帝綿州進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奉行在百官諸吏無
敢乏帝欲命判度支固讓再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以
弟敬珣爲閬州刺史討定阡能韓秀昇再兼中書令封潁川郡
王實封四百戶賜鐵券恕十死巢平進潁川王增實戶二百倍
宗東還以供億豐餘加檢校太史俄因令改流端州不行昭還
立名爲左龍武統軍不奉詔使百姓遮道訴已有功使者馳還
乃募黃頭軍爲自守計及召王建不納建自請討敬瑄以贖已
罪詔削官爵拜韋昭度行營招討使楊守亮副之顧彥朗行軍
司馬敬瑄迎戰不克又戰盤厓大敗龍紀元年昭度持節諭令
關門使守陴者言鐵券在安得違乃屯彌牟德陽樹二壁以拒
使富人自占貲榜不實者於是輸錢如市昭度傳城而壘簡州
刺史張造攻管橋大敗死之大順初邛州吏斬刺史毛湘以降

將士多爲建俘明年三月大疫死人相籍詔還敬瑄官爵召昭
度還更建爲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建欲遂有蜀地益急攻之
分覘騎爲十圍縱謀入城以播衆心語票將韓武等城破遞爲
節度閏凡三歲城中糧盡民互相食自將出犀浦列二營邀建
軍遇伏而敗建破斜橋胥街二屯軍于七里亭遣將張武馳入
戰于城下守陴者譙不能克張勅破浣花營凡五十戰諸將皆
北敬瑄被囚使居新津尚食租賦累表請誅不報景福二年陰
令左右告養死士約楊晟等反於是斬之高仁厚初事敬瑄
爲神機營使使將兵二千從黃頭軍使李鋌鞏成戍典平數敗
黃巢有功敬瑄馭下嚴酷邛州牙將阡能因公事愆期被杖亡
命驅掠良民攻陷城邑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橫行邛
雅蜀蜀人羅渾擊句胡僧韓承各聚衆應之牙將楊行遷與戰

乾谿大敗敬瑄召仁厚還使督兵屯永安獲其謀者不殺令還報賊有能釋甲迎我者署背曰歸順皆得復歸農至期果皆輸服渾擊窮而逸諸壁聞之皆不肯戰胡僧大驚衆執以降韓永徇諸壁衆罵之亦赴水死餘柵皆下仁厚按轡徘徊命取財賑窮方縱火焚壘師還上御樓勞軍授檢校左僕射眉州刺史自大中後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網絕成是敗非率任內侍涪州刺史韓秀昇起兵斷峽江并雲安清井路敬瑄遣押牙莊夢蝶討之不勝江淮貢梗百官乏俸民不鹽食敬瑄復命仁厚若能破賊卽以東川任之至則聞賊重敵輕防精兵盡在戰舫儲械子女皆在屯寨使老弱守之乃揚兵江上潛使人由側徑入焚其寨費屬蕩盡衆心搖飢復募善泅者鑿沉其舟賊進退惶惑從而邀擊且招之衆執秀昇以降拜行軍司馬東川節度楊師立

歸將代已殺監軍田繪屯兵涪城進攻綿州不克檄劄州守姚卓文假以應接共攻成都卓文不應帝乃下詔削師立官爵表仁厚東川留後茂言行軍副使楊崇誥軍都虞候率兵二萬討之師立遣將張士安鄭君雄守鹿頭關仁厚次漢州前軍戰德陽設兩翼而伏師立自督士十戰皆北君雄士安反戈而進師立自沈悉誅其家以獻仁厚入府縱繫囚賑貧絕詔拜劔南東川節度使光啓二年遂據梓州絕敬瑄君雄時爲遂州刺史亦陷漢州攻成都敬瑄使部將李順之逆戰君雄死又發維興茂州羌軍擊仁厚斬之乾寧中皆追贈司徒

劉季述僖昭間擢累樞密使時朝廷多變內使數易楊復恭後西門重遂代爲右神策軍中尉觀軍容使與內樞密使李周謹謀誅季茂貞見殺更以駱全朶劉景宣代爲兩軍中尉三鎮兵

復犯闕李克川率兵討之次渭北全瓏景宣劫帝幸石門茂貞
恐乃殺二人自解天子還京代以景務修宋道弼俄專國宰相
崔胤惡之流道弼驩州務修愛州並死漸橋復以季述王仲先
爲左右中尉疾胤尤甚時帝嗜酒怒貫左右不常季述等愈自
危先是季述因王子病引內醫車讓謝筠入視久不出白帝宮
中不可妄留外人帝不納詔著籍不禁由是疑帝預有外謀季
述約朱全忠爲兄弟遣從子希正與汴邸官程巖謀于副使李
振曰主上嚴急內外惴恐廢昏立明節有故事若何振曰廢君
不祥吾不敢聞希正沮歸後帝夜獵死中醉殺三侍女明日午
漏宮門不啓季述與仲先率王彥範薛齊偓李師虔徐彥回總
衛士千人毀闕入謀尚未決是夕宮監竊取太子以入季述等
因矯皇后令曰車讓謝筠勸上殺人禳塞災咎皆大不道兩軍

容知之今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黎明陳兵廷中語宰相曰上所
爲如此非社稷主今當以太子見羣臣卽名百官署奏亂不得
對季述衛皇太子至紫廷院左右軍及十道郎官俞渾程巖等
詣思立門請對入思政殿遇者輒殺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
墮於牀將走季述仲先扶帝就坐以所持釵杖盡地責帝由基
日起某事不從罪一連數至十未止皇后出拜曰軍容勿怖大
冢有事陛下取商量乃出百官奏帝曰昨與而等飲甚樂何遽至
是官監救帝出思政殿后倡言軍容一心輔持請上養疾帝亦
曰朕久疾令太子監國巖等皆呼萬歲后與帝同輦入少陽院
季述液金完鏑奉太子卽位於武德殿命帝爲太上皇大赦悉
榜殺帝所寵者師虔兵守苛察食自寶進衣不時浣恐有毒紙
筆疑作詔銅鐵疑作兵皆不與方寒公主嬪御無衾纈哀聞外

延亂告難全忠使以兵除君側全忠封書遣季述以爲翻覆令
圖之季述以責亂亂曰姦人僞書從古所有必欲誅但請及已
願不及族季述易之乃與盟亂謝全忠曰左軍與亂誓不相害
然僕自願歸心于公并送二侍兒全忠得書志曰季述使我爲
兩面人心甚怨之始季述欲盡誅百官乃弑帝挾太子令天下
及是遣李奉本齎太上皇誥并子希度至汴李振勸囚希度放
奉本還京與亂謀都將孫德昭童從實盜沒官錢五千緡仲先
怪其償株連甚衆亂割帶納密書通意曰能殺兩中尉迎太上
皇立大功何小罪足云德昭邀別將周承誨董彥弼期以臘月
晦伏安福門明日正旦伺仲先至東官門外劫斬之德昭等携
至帝所呼曰逆賊斬矣帝疑未信皇后令宮人毀扉出得其實
承誨馳入左軍執季述彥範至長樂樓前京兆尹鄭元規令人

持大挺斃之齊偃赴井斬其尸巖斬于市賜德昭等號扶傾濟
難忠烈功臣圖形凌煙閣留宿衛坊內庫珍寶賜之當時號三
使相尊貴無比 德昭鹽州五原人父惟有才略率鄉里子弟
千人爲義兵南攻黃巢有功拜右金吾衛大將軍又從討朱玫
遷邠州節度使留宿衛移鎮荆南分判神策軍號扈駕都德昭
以父任爲神策軍指揮使後以劫昭宗幸鳳翔承誨彥弼被殺
獨德昭以兵衛亂及百官保東街趣梁兵而西梁王德其附已
遣以龍鳳劔闢雞紗王至華州德昭以軍禮迎謁道旁入京師
表爲同州留後將行京師民復請留遂以爲兩街制置使以兵
八千屬王王益德之東遷使先之洛陽賜甲第一區拜左威衛
上將軍以疾免梁禪位又賜烏銀帶袍笏名馬改左衛大將軍
末帝遷左金吾卒

韓全誨張彥弘二人性素險譎初並監鳳翔軍入爲內樞密使
崔胤既誅季述與陸晏奏中人典兵王室愈亂請盡誅之以臣
主神策左軍扈主右軍亂庶可熄昭宗意未決以問李繼昭等
對曰臣世世在軍不聞書生主衛兵且罪人已得持軍還北司
便帝乃以全誨彥弘爲左右神策中尉咸拜驃騎大將軍袁易
簡周敬容爲樞密使胤怒約鄭元規遣人狙殺不克全誨等知
必禍已因諷李茂貞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繼徽總之胤亦
諷全忠內兵三千居南司以斐敬恩領之諸人合勢恣暴互謀
爲亂未發帝懷不平凡有譖訴皆不肯行全誨等見帝祈哀胤
又奏兩軍自張濬判度支假鹽麩以濟用度後不復還見今度
支財盡無以廩百官請如舊制全誨不肯啖繼筠訴軍中匿甚
帝不能卻詔罷胤領鹽鐵胤銜益深訴全誨等交逼繼筠謀亂

令狐渙勸帝和解會全忠并河中亂急召入朝若後至必見討
全忠還汴悉師討全誨天復元年長至日全誨等泣奏汴師至
欲脅陛下幸關東將謀傳禪臣不忍見唐祚移於他姓願至鳳
翔合義兵討元惡帝未許全誨急仰焚乞巧樓彥弼等呵諍宮
中帝與后相視泣宮人四窺都民崩沸或奔開化坊依亂第自
固鳳翔與神策兵陣大衛長樂門外若墟全誨逼帝山帝紉袍
塗金帽全誨率右神策數百騎爲衛繼誨彥弼欲劫百官以從
李德昭按兵止之全忠下令自釋曰逆臣全誨震驚乘輿暫遷
暴露吾當入覲言狀汴將康懷英襲破李繼昭于武功禽馘六
千全誨懼請救于李克用遣書勸全忠執亂洗海內謗全忠不
荅進屯鳳翔東隅茂貞登城語曰天子狀災于此譏人誤公以
來公當入覲帝又遣中人傳詔還鎮全忠不奉詔使者再往陽

聽命會朱友寧又敗岐兵于莫父居人皆入保全忠以精甲五萬與茂貞決戰岐兵敗仆尸萬餘擒帳下八百人乃嬰城自夏訖冬城中日困茂貞疑帝與全忠密約增甲士守宮殿全誨等勞寤更相怨疾全忠大呼薄城焚橋鑿戰岐軍皆投壑無鬪志茂貞懼密圖議和計已決全誨等復沮罷有衛士十餘遮馬前罵曰一州餓死者十萬徒以軍容數人耳全誨詣茂貞叩頭訴李繼昭復誓曰昔楊軍容破守亮一族今驃騎復破吾族乎不顧山降帝亦欲狩襄漢依趙匡凝不得去乃定計歸全忠三年正月詔崔構及中官郭遵誨官人寵顏馳諭密旨全忠令將玄暉入衛二豎見勢去計無所出垂首喪氣建食不能捉七帝召韓偓執手涕泗拜第五可範爲左軍都尉王知古楊虔朗爲樞密使令內養先取全誨彥弘易簡敬容四大惡首餘繼筠繼誨

彥弼以次伏誅。輔重皆爲茂貞所取。是夜復殺內諸司使韋處廷等二十二人。悉以首內布囊。詔玄暉薛貽矩送汴軍。全忠大喜。徧告軍中。帝還京。議盡誅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內侍省。哀號之聲聞于衢路。亂乃令王鎔擇鎮人謹厚者五十人以灑掃官。中宣傳詔命皆命宮人。悉罷內諸司所領職事歸于省寺。并外監軍院所在賜死。籍其財產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視國初故事。黃衣廩食不許養子。後帝頗悼可範等無辜。爲文以祭。已而君側雖滿。皇基大外禍本皆由此云。

冊曰。目寵嗜私。計利忘義。身非完潔。心則大戾。太宗創制。厥有深意。易代何知。千傾百沸。疽癰似辨。奚足與異。彼猪兒者。曾莫於誌。

弘簡錄卷六十四

終

弘簡錄

卷六十四

五

官者唐一

弘簡錄卷六十五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雜行 唐十二之七

藩鎮魏博鎮莫

田承嗣

從子悅子緒

田弘正

父廷珩子布

史憲誠

子孝章弟憲忠

何進滔

子弘敬

韓允忠

子簡

樂彥貞

羅弘信

子紹威孫周敬

李寶臣

子惟岳惟誠惟簡

王武俊

子士貞士清士則

王廷湊

子元遠孫紹緒孫會孫崇元孫銘張文禮附

田承嗣平州人世爲盧龍軍校祖璟父守義以豪俠聞承嗣生

於朔野蠱暴憮詐祿山未反爲兵馬使從破奚契丹累功至武

衛將軍助逆陷河洛治兵嚴整嘗大雪祿山按行諸屯獨其營

什伍無缺祿山異之使守頴川初降郭子儀叛服靡常歷安慶

緒史思明甘心悖亂以抗王師朝義旣敗與共保莫州時僕固
懷恩陰懷不軌恐賊平則任不重欲留黨與以爲倚藉乃奏承
嗣懷仙忠志薛嵩四人分帥河北代宗思務姑息賜以鐵券授
承嗣莫州刺史檢校戶部尚書充貝博滄瀛等州防禦使俄加
檢校太尉轉魏博節度使素性沉猜好勇不習禮義外受朝旨
內圖自固陰計戶口重賦歛厲兵繕甲使老弱歸耕少壯從軍
不數年有衆十萬擇趨秀強力萬人爲衛號牙兵自署郡邑官
吏圖版稅入私爲己有不入朝廷求兼平章事封鳳門郡王實
封千戶寵其軍曰天雄昇魏州爲大都督府授以長史遷子華
尚承樂公主龔結其心而長恐不悅每王人慰安言辭不遜乘
相衛薛嵩死不欲朝廷除吏謀逐薛萼使歸于已遣將盧子期
取洺州楊光朝取衛州魯刺史薛雄不從屠其家悉擄四州兵

財自置守宰使從子悅諷諸將毋請已爲帥帝怒下詔貶承嗣永州刺史徙悅并諸子惡地詔河東薛兼訓成德李寶臣幽州朱滔昭義李承昭淄青李正己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汴宋田神玉河陽馬燧等討伐問罪承嗣始懼其將翟榮國以磁州降正己拔德州忠臣攻衛州麾下將悉多携貳殺數十人始定所遣裴志清等攻兗州反附成德承嗣悉衆圍之爲寶臣所敗火其輜重遣歸貝州計窮不知所出遣牙將郝光朝奉表請罪委身闕下正己亦爲之請帝重勞師旅許以閭門赴京救其所管成與維新承嗣逗留不至其秋復畧滑州敗李勉兵會李靈耀叛求救承嗣遣悅將兵三萬赴之反敗王師乘勝屯汴北郭與靈耀合燧與忠臣逆擊破之悅脫身遁斬獲數萬靈耀東走欲歸承嗣爲勉將杜如江所禽并魏將常舉獻于京師復詔

討伐明年再上章請罪會朝廷姑息又赦之復官爵子弟皆仍故官乘時多故盜有貝博魏衛相磁洛七州未嘗入朝凡再興師輒復縱之故得肆志無忌卒年七十五贈太保有子十一人皆幼悅蚤孤母更嫁平盧戍卒隨母轉側淄青間尋訪得獲年十三拜伏有禮授中軍兵馬使委以號令裁處合意尤剽悍善鬪勇冠軍中性復殘忍狙詐假以行義輕財重施鉤釣美譽人以是附之承嗣愛其才進左司馬命領府事佐以諸子因拜留後俄授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養士七萬招致賢才開館禮士外示恭順以濟其姦代宗晚年尤寬弛所奏請無不從德宗嚴忌黜陟使洪經綸奏罷其兵四萬歸田悅陽奉命陰激怒之曰而等籍軍中久仰謙廩養父母妻子一旦罷去何恃而生衆大哭因出家貲給之自此魏人德悅而怨朝廷未

樂傳言帝東封泰山李勉增廣汴城正己懼率兵屯曹州遣使
說悅與梁崇義等阻兵連和用判官王宥寧許士則爲腹心
那曹俊孟希祐李長春符璘康愔爲爪牙又爲鎮州李惟岳淄
青李納求襲位朝廷不許合謀同叛與納會濮陽分兵佐悅朝
命朱滔等討惟岳悅遣希祐助以兵五千別遣康愔引兵入千
攻邢州楊朝光兵五千壁盧噓絕路義餽道自將兵數萬繼進
朝光遂攻臨洺其將張伋固守食盡出其愛女徧拜諸將賈以
充賞士卒感奮死戰一以當百大破悅軍馬燧等奉詔救伋又
自壺關而東破盧噓戰雙岡禽盧子昌殺朝光悅遣保涇水伋
遷泗州刺史右金吾大將軍悅問承嗣時宿將貝州刺史曹俊
老而多智對曰兵法十倍則攻今以逆于順勢不相敵宜留萬
人屯嚙口以遏西師則舉河北二十四州惟公所命若攻臨洺

糧竭卒老不見其可寧與希祐等皆嘗短之不聽乃合二鎮兵
三萬而陣熒等引神策將李晟夾攻之大敗死傷二萬引騎奔
還其將李長春閉關不納以須官軍明日悅得入殺長春流涕
軍門曰悅籍伯父餘業淄青恒冀大人保薦方得承襲今不能
報其子弟乃至用兵使士民塗炭悅罪甚大欲自刎以謝正緣
母老願公等斬其首以取功勳無庸俱死言已自投于地衆將
抱持之曰今士馬之衆尚可一戰脫不濟俱死未晚復收淚曰
諸公不以悅喪敗誓同存亡縱身先地下敢忘厚意乎各斷髮
誓同生死率富民財及府庫大行犒勸而李再春王光進及悅
從兄昂相繼來降悅皆族其家復召曹俊謀爲整軍完壘治器
械招卒旅羣心益堅識者謂三帥不能乘勝長驅其未
備後十餘日始進薄城下悅得爲計使
其徒王侑許士則說滔曰司徒奉詔討賊原許得地卽蒞麾下

公不十日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賊朝廷自食其言以與康日
知且上英武獨斷將掃除河朔斷承繼如今日破魏燕趙之危
明日可待若魏博全燕趙可安吉有合從連衡救災卹患不朽
業也因使上貝州以廣湯沐滔心素欲得貝大喜使侑先還告
師期遣判官王郅回士則往說武俊曰天子忌大夫善戰有功
故詔出恒冀粟賜滔驅突騎助燧以弱恒軍王師朝舉魏博則
夕向漳滏誠能連營南旆解田悅於倒懸還得深州大夫之利
也武俊大喜亦令判官王巨源報滔合兵收悅悅恃有救使情
與王師戰御河上復大敗其夏幽冀軍至與悅俱壁魏河東燧
等營河西兩軍相待自秋訖冬勝負未決悅重德滔援已欲尊
而臣之滔不敢當更議如七國故事悅國號魏僭稱魏王改魏
州爲大名府子署留後以粵爲留守士則司武會移司文裴抗

司禮討演司刑並爲侍郎劉士素內史舍人張瑜孫光佐給事中曹俊希祐左右僕射田晁高綱征西節度使蔡濟薛有倫虎牙將軍高崇節知軍前兵馬夏侯瀨兵馬使會朱泚亂各遂罷兵興元初滔復使邳說悅曰頃大王在重圍孤與趙刻日赴難以全魏貝今泰帝已據關中孤以步騎十萬與回紇趙東都相應接王能從孤濟河合勢以取大梁孤得西收鞏陝與秦兵會天下可定也則王與趙永爲唇齒之國矣時天子已赦悅罪復官爵心不欲行又重絕之陽遣有倫報云如約滔大喜復使舍人李瑄中固所言士則諫悅曰冀王勇決權畧一世之雄殺懷仙屠希彩誅奪兄權有恩者誅同謀者覆彼心腹渠可量哉今大王親不加泚勇不加懷仙希彩持以拘繫小義不如以事自解不可顧恩取禍悅然之武俊亦使田秀馳說曰方泚未盜京

時滔爲列國且自高大如得東都與泚連禍兵多勢張受制必
矣王今肯捨堂堂天朝北面豎子耶願閉壘不出悅計益決滔
自河間悉師南踰貝州次清河約會館陶久之不至進屯永濟
復使郅等來督悅陽言曰始約從王今舉軍持悅曰魏比困侵
掠供餽屈竭維日加拊循尚恐人心忽變若朝去城邑夕何所
歸今遣希祐將兵五千助王使其屬盧南史報命滔怒罵曰逆
悅前日許我貝州不取尊我爲天子不受今我遠來不出乃囚
使者遣大將馬寶拔清平俘殺男女掠貨財遂圍貝州取武城
過德棣悉囚官吏以責軍饋惟青陽不下滔圍之悅始去僞號
因李抱貞歸欵于朝拜悅檢校右衛射封濟陽郡王遣孔巢父
持節宣勞自悅阻兵凡四年狂悖寡謀亟戡數北士死什七八
人心厭苦見巢父至舉軍欣然大張飲宴盡撤防禦從弟緒與

族人謀吾族幾赤。不可再倖。至夜乘其醉寢。踰垣而入。手刺殺之。并及母妻。年三十四。緒承嗣。弟六子大曆末授京府參軍。悅待諸弟無間。使主牙軍而凶險多過。嘗笞勗之。又因儉齋服。貪怨苦不足。故作難懼衆。不附奔出北門。長兄綸爲亂兵所殺。曹俊希祐等謀追還緒爲留後。斬士則蔡齊扈粦。有倫等數十人遣使者因巢父聽命于朝。授銀青光祿大夫。餘如故。滔聞悅死。引兵圍城。使馬實壁王莽河東抵博州。大肆殺畧。復遣使招降。緒許與結盟。會穆乘城以戰。勸緒絕滔。與武俊抱真修好。凡附魏三月不勝而去。緒合武俊抱真大破之。于涇城以功加檢校工部尚書尚嘉誠公主李希烈平。賜一子八品官。歷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常山鴈門二郡王。卒年三十三。贈司空。素耽酒色。性猜忌。殺兄弟姊妹數人。兄朝仕李納爲齊州刺史。或言納

將以朝代緒緒厚賂納且召朝朝懼入京獲免軍中推少子季安爲留後。季安字夔母微賤公主蓄爲己子數歲授左衛曹曹參軍著作佐郎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加光祿少卿起復左金吾衛將軍餘如故喪除歷檢校右僕射至司空同平章事以畏主嚴頗循禮法及主薨擊鞠從禽酣恣自恣軍中政務率意輕重官屬進諫皆不納元和中突承璀討王承宗季安謀曰王師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趙與魏豈能免欲以五千騎迎戰有沮者斬會幽州劉濟遣將諱忠使魏問之入見季安曰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是宰相謀也今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付中臣不起天下甲而出秦甲君知此謀誰爲之乃出自上以夸服臣下若魏師迎擊而勝是上謀反不及下益增奮怒必任智盡仗猛將再舉汝河校罪輕重豈先趙後魏乎。

君宜厚犒王師。悉甲伐趙。陰遣以書曰。魏若伐趙。爲賣友。若與趙爲反君。二事皆非。執事能弛。郟鄩遣一城。使魏獻捷天子。以爲符信。是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不世之利也。季安然之。遣大將以備糧餉。率兵會伐。承宗取堂陽。以報加太子太保。卒年三十二。贈太尉。爲人忍酷無忌。憚父時。兵佐丘絳。乃名進士。與同府侯斌爭權。爲坎道。左生療之。諸兄季和澶州刺史。季直衙將。妻元誼女。名諸將立其子懷諫。幼不能事。政決於私奴。蔣士則數易置諸將軍中。怒罷。令歸第。季安已葬。送之京師。授右監門衛將軍。緒弟縉。字雲長。貞元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將軍。封扶風郡公。元和。中拜夏綏銀節度使。復城開元時。宥州以扼寇路。進蔡駝牛馬。以助伐蔡。吐蕃寇豐州。設伏邀之。俘斬過當。入爲左衛大將軍。坐事貶長慶初。終左領軍衛將軍。華復尚

新都公主至太常少卿相傳四世凡四十九年

田弘正字安道祖延輝承嗣季父位終安東司馬父廷玠幼敦儒雅不樂軍職起家平舒丞歷祭壽清池城東河間四令所至以良吏稱大曆中累遷太府卿滄州別駕至刺史兼御史中丞橫海軍使常朱滔寶臣聯兵攻擊之時廷玠嬰城固守食竭易于相食卒無叛者朝廷嘉之歷刺洛相二州一意守正字民無所回染後爲節度副使每諫悅稟守法度坐享富貴若狂志不悅可先殺我無令見田氏赤族杜門謝病鬱憤而卒弘正少孤好讀儒書通左傳諸史及兵法善騎射嗜功名勇而有禮承聞愛重之命名曰典爲季安衙內都知兵馬使常務諫正禁侈靡慎殺罰軍中賴之季安猜暴出爲臨清鎮將欲因事誅之假忠風痺炙灼滿身以示無能當懷諫時名署舊職軍情翕然歸重

咸詰私第陳請拒之不已度不能免乃下令與諸軍約吾欲守
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于朝敢有妄所者死犯副大使者死
殺人及掠者死皆曰諾始入府視事殺士則等十數人翌日具
事由併區輿地籍民數以獻不敢署僚屬以待王官憲宗嘉之
授上柱國爵沂國公兼節度觀察處置度支營田等使餘如故
賜以今名遣裴度宣慰賜三軍錢一百五十萬貫給復六州民
一年赦見禁囚存問高年笑獨不能自存者悉除故時諸將出
屯質其妻子里民禁相往來之令聽民通饋謝慶弔弘正遣僉
謀崔愷奉表陳謝言六十年來民不知化官無法守願天假臣
之齡奉陛下宸算洗滌汙俗然後退歸優詔褒美又樂聞前代
忠孝立功之事起樓府舍聚書萬卷視事之暇與賓佐講論古
今言行可否著沂公史例十卷館宇服玩舊踰常制悉撤毀之

忠正廳太侈。不居。更就採訪廳事視政。諸鎮多方間說。始終不移。以度明辨治體辭說雄辯愛聽其言。終夕不倦。邀與徧行屬部。宣布詔令。深相結納。遇討吳元濟。遣子率師。屢奏克捷。攻承宗。全師壓境。破之。南宮征李師道。自將由楊劉渡河。距鄆四十里。壁與劉悟兵戰于陽穀。再遇再北。斬首萬級。賊勢窘。悟悟反。兵詣弘正降。獻所收十二州論功。加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是歲入覲。憲宗待遇隆異。名對麟德殿。參佐將校皆有頒錫。進兼侍中。賜實封三百戶。仍擢兄融檢校刑部尚書。相州刺史。賜金紫。後爲太子賓客。留司東都。三表請留。上愬勞曰。卿意誠可尚。但魏土樂卿之政。隣境服卿之威。爲朕長城。不可辭也。乃還鎮。懼已。一旦憂虞。舊染未革。兄弟子姪。悉令入朝。擢居班列。朱紫盈庭。時以爲榮。穆宗時。王承元請代詔。兼中書令。改鎮州大都。

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等使有詔賜鎮州軍錢
一百萬貫給不以時王廷湊鼓衆怒出怨言弘正親加撫喻人
情稍安又以新與鎮人戰恐衆心叵測取魏兵二千自衛表請
留之以持衆心度支崔俊各糧賜沮卻之長慶元年七月鎮軍
亂殺弘正并家屬叅佐將吏等三百餘人皆遇害獨稱判官劉
茂復議事盡忠遇軍士信得免上聞震悼冊贈太尉諡忠愍時
年五十八魏人素德之賜贈加等爲人孝友慈惠事兄甚謹骨
肉恩厚然于姓競爲奢侈居京師輦魏錡之財以供費用將卒
心不平竟以此得禍云 布字敦禮幼機悟父在臨清密請率
衆歸朝奇之旋令總魏親兵授檢校秘書監兼殿中侍御史以
偏師三千隸嚴綬軍于唐州前後凡十八戰破凌雲柵下鄆城
以功擢御史中丞從裴度觀兵沱口破賊將董重質蔡平入爲

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大夫帝嘗與諫官論事遇同列有麾郤者必止之曰使天子容直臣豈不美哉及弘正徙成德布拜河陽三城節度使父子同日受命所至必省冗將募職卒寬賦勸糶人皆安之長慶初移鎮涇原王廷湊亂李愬病不能禦公卿借議魏澹鎮弱以布之賢可復父寬穆宗急召解纜拜檢校工部尚書移鎮魏博號泣固辭不聽未至三十里跣行被髮入居亞室屏去尊從居喪御事勤皆得禮兄事將士老者月奉不入私門悉籍舊產所入頒賚士卒引兵三萬進屯南宮破賊二壘度支饋餉不繼給以六州租賦軍中謗言先時用兵粒米盡仰朝廷今刮六州肉與鎮冀角生死雖尚書瘠已肥國魏人何罪詔又分布軍合李光顏救牛元翼衆益忿不肯東布還明日會諸將議事衆譁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惟命否則不可以

戰布度衆心已變進退皆窮卽灑涕書密表投從事李石入謝
帝云臣觀衆意終負國恩功旣無成焉敢愛死願更遣使救深
州毋使忠臣義士相繼塗毒入至弘正几筵引刀刺心曰上以
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年三十八穆宗聞之駭嘆廢朝
三日贈右僕射諡曰孝子在宥大中年至安南都護弟早太
和中爲少府少監充入蕃使歷棣州刺史安南都護羣會昌中
歷蔡州刺史牟寬厚明吏治歷神策大將軍天德武寧兗海天
平四軍節度使終檢校尚書左僕射諸子皆有遜功累更藩鎮
世忠義爲時所稱

史憲誠奚人內徙靈武之建康祖道德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
卿上柱國爵懷澤郡王父周洛爲季安軍校至兵馬大使銀青
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柱國終北海郡王憲誠

少村武挽強擊劍性素朴伐隨父歷軍中右職兼監察御史從弘正討李師道將先鋒兵四千濟河累下城柵同迫郟城錄功授兼御史中丞本出田布麾下委以精銳討王廷湊爲先鋒都知兵馬使三軍不進惟中軍八千人不動憲誠陰懷異志乘亂搖動諸軍擁歸府署共立爲帥穆宗以幽鎮並亂未有以制卽授憲誠魏博節度使外順朝旨內結二叛依以自固適李弁又亂私與交廻爲表請節鉞仍艤舟黎陽示將濟師以背朝廷見所遣宣諭司門郎中韋文恪舉止驕倨言辭悖慢旋聞弁被殺乃更恭謹自稱蕃人稱狗惟能識主雖日被大棒終不忍離其校譎類此朝廷每優容之加左僕射敬宗卽位進秩司空與李全畧締婚同捷竊命王師討伐潛以權餉爲助文宗屢使申諭就加同平章事遣驍將入京偵事恣爲張大宰相韋處厚面折

之遣還憲誠始懼不敢復應同捷遣大將刁志洺率師二萬攻
德州。延濬陰誘以利志洺亦叛屯兵永濟。憲誠告急李聽敗之。
貝州奔于延濬。滄景平。憲誠心不自安。遣子孝章入朝。願以所
管自歸。上嘉之。移鎮河中。進檢校司徒兼侍中。封千乘郡公。以
李聽代憲誠將。以族行懼魏軍。留已問計于弟憲忠。教以弱魏
之策。請分相衛各置帥。復請詔聽引軍山清河。因倚以去。給謂
假道以圖志洺。冀安魏人。詔從之。聽至。悉山清河。甲將入魏。魏
軍大懼。謂憲誠賣已。夜以兵攻殺之。并殺監軍史良佐。詔贈太
尉。實太和三年。距起凡七年死。子孝章字得仁。本名唐幼聰。
悟好學。資性修謹。退讓如諸生。所道皆詩書語。李愬列之軍籍。
願署文吏。愬奇之。檄試督府。叅軍。改士曹。兼監察御史。賜緋。非
父數奸朝命。雪泣諫曰。大河之北。往往挺亂。天下指爲寇逆。今

大人封侯侈富非痛自洗。竭節事上恐吾隨不旋。禍且至父不聽。文宗賢之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史。賜今名累遷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紫。又諫父助李同捷勸令山師白明俾孝章統領帝益嘉之。歷檢校工禮二部尚書入朝。賚予蕃厚分相銜。邈別爲一鎮授節度使。未至鎮亂作帝念其忠奪喪拜右金吾衛將軍。間歲徙鎮鄆坊復改戶部尚書居四年遷于滑歷右領軍右金吾大將軍。又轉邢寧凡三鎮雖無異績而謹身長法以保初終。卒年三十九贈右僕射。憲忠字元貞少爲牙門將田弘正討齊蔡常爲先鋒。閱三十戰中流矢酣鬪不解由是著名。授貝州刺史魏亂奔京師累檢校右散騎常侍改刺隴州在任增亭郭徙客館于外戎讎無所伺多積錢粟戍人宜之會昌中吐蕃數犯邊詔築三原城拜爲涇原節度使。

以怖其僭蕃使來請墮城且求嘗殺使者之人置塞上憲忠使
謝曰前吾未城爾犯吾地今宜如約以前一切置之爾知殺使
者爲負宜先取罪人謝我將無所不得吐蕃情得而服會党項
內寇又徙朔方移書與羌人示要約皆喜奉酒湏迎道上大中
初突厥擾河東復徙振武所至靡儉寡欲痛革故帥荒吞聚市
人良馬牛以故南人懷德寇掠頓息有功封北海縣子檢校左
僕射兼金吾大將軍以病丐改左龍武統軍卒年七十一贈司
空

何進滔靈武人曾祖孝物祖俊並本州軍校父默夏州衙前兵
馬使檢校太子賓客試太常卿進滔少客寄于魏委質田弘正
爲都知兵馬使從攻王永宗夜以兵壓鎮州其將以鐵冒面夜
引精騎千餘馳魏壁進滔率猛士逐之幾獲鎮人大懼又從討

李師道以功兼侍御史軍中旣殺憲誠傳諱得何公始安乃下令殺前爲亂者九十餘人釋其脅從素服率將吏入臨奏聞詔拜留後俄進左散騎常侍魏博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居魏十年上下安之累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卒贈太傅諡曰定子重順襲武宗詔河陽李執方滑洲劉約論朝京師割地自效不聽時帝新卽位重起兵乃授福王綰節度大使副以重順賜名弘敬會討劉稹加東而招討使恃爲唇齒無深入意有詔督令速戰安意自如反稱稹事母孝在軍久及王宰踰乾河攻澤州天子慮稹起山東兵命弘敬倚角塞其道又不奉詔至王元逵克邢州攻上黨始不得已出師未幾宰統陳許兵假道收磁州弘敬懼乃進戰拔平恩詔加檢校左僕射澤路平加同平章事懿宗初兼中書令封楚國公卒贈太師子全皞襲以平麗助功遷

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母喪起復本以年少好殺戮下有小罪鮮
所縱貫由是人人危懼以股減糧帛爲辭軍亂單騎逃遁衆推
韓君雄總軍事隨殺之實咸通十一年詔贈太保自進涓起三
世凡四十二年

韓君雄魏州人少仕軍門升裨校懿宗改賜允忠父國昌歷本
州右職父子同從破劉稹擢父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僖宗以
嘗有功遷授普王節度大使授允忠左散騎常侍兼中丞充留
後不數月檢校工部尚書領鎮如故累加至檢校司空同平章
事卒年六十一贈太尉子簡襲自父時爲節度副使乾符初
累官檢校工部尚書起復授任留後踰月加檢校右僕射累兼
侍中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封昌黎郡王中和元年僖宗避亂
入蜀簡侍甲兵強盛竊懷非妄僭啓封疆舉兵攻河陽諸葛爽

棄城而走簡遂入城留兵戍守因北掠邢洺東攻鄆州郡帥曹存實逆戰敗死崔君裕復合殘衆保城進攻半年不下爽復取河陽簡還攻之行及新鄉爲爽軍逆擊簡大敗單騎奔回憂憤疽發背卒

樂彥禎亦魏人父少寂歷澶博貝三州刺史彥禎少爲本州軍校事韓簡任馬步軍都虞候遷博州刺史下河陽有功轉澶州簡再攻河陽彥禎以一軍先歸魏人共立之詔授檢校工部尚書知魏博留後俄加戶部尚書領鎮如故中和四年進左僕射同平章事僖宗自蜀回加開府儀同三司冊拜司徒初喜簡術引公乘億李山甫在幕府嗣襄王熒亂遣山甫往見王鎔欲合諸鎮同盟拒賊不克後見王室微弱頗驕盈不軌大興兵衆築魏羅城約河舊堤周八十里月餘而畢人用怨咨子從訓天資

凶悖劫王鐸取其家朝廷不能詰魏人將罪之名亡命五百山
入卧内號爲子將委以腹心由是異議蜂起從訓懼易服遁出
止於近縣因授六州都指揮使未幾兼相州刺史至卽般犇軍
器取索錢帛使人交午軍府疑貳謀作亂囚彥禎迫爲桑門危
憤而卒衆推都將趙文珩知留後事從訓求救於朱全忠引師
次内黃又起相州兵至城下文珩不敢出衆推羅弘信爲帥引
兵出戰敗從訓復招餘衆次洹水弘信遣程公佐擊斬之梟首
軍門時文德元年春也

羅弘信字德孚魏州貴鄉人曾祖秀祖珍父機皆爲本州軍校
弘信少善騎射山牧馬監卒擢爲裨將歷事韓簡彥禎魏人廢
趙文珩未知所主有巫告以當立弘信衆視其狀貌奇怪面青
黑且雄偉因共推之僖宗授檢校工部尚書權知留後未幾加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領鎮如故昭宗立進檢校司空同
平章事封豫章郡公歷檢校太師守侍中徙封臨濟郡王卒年
六十二贈太師追封北平王諡莊肅梁初討黃巢餉粟三萬斛
馬二百匹泰宗權亂復徵粟助軍遣雷鄴來對魏牙軍擅殺鄴
梁加誚讓不敢報大順初梁將攻晉假糧馬又讓屯邢洺假道
相魏復不納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衛縣戰于
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厚幣請盟時梁方圖河北欲結弘
信乃還兵後攻兗鄆朱瑄求晉救遣李存信假道于魏梁遣周
使語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必滅魏弘信以爲然乃發兵莘縣
擊存信梁遣葛從周助之擒晉王子落落送于弘信殺之示與
晉絕晉怒侵魏敗於白龍潭迫薄魏門而還晉游兵剽相魏民
死十九弘信不堪其偏光化元年復與晉和梁仍遣從周攻拔

洺州執刺史邢行恭復陷邢州馬師素走圍磁州袁奉朝自殺
斬首二萬禽將百餘晉兵從此不出 子紹威襲字端已少有
英氣性精悍吏事明敏嘗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
館以延四方之士初授左散騎常侍節度副使領鎮如故天福
末加檢校太傅兼侍中封長沙郡王賜號忠勤宣力致理功臣
會幽州劉仁恭引兵攻魏屠貝城求救於梁梁王自將大敗燕
軍於內黃明年梁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遂敗燕軍於老鴉
隄以故德梁助已其為政務立威嚴振綱紀自惟田承嗣以來
牙兵歷二百年父子婚媼固結往往殺逐主帥適天祐二年魏
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無何牙校李公佺果亂紹威幾被其
害已而公佺出奔滄州乃遣間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王
許之遣李思安等以攻滄州為名紹威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

在夜以奴兵數百會梁將馬嗣勳擊之并殺其家屬魏兵聞之
行至歷亭皆反史仁遇保高唐自稱留後李重霸屯宗縣餘分
據澶博諸州梁解滄兵攻殺仁遇悉平之自是宿害雖除一旦
孤弱僅比之州刺史內慙慙悵恨梁宿兵長蘆命紹威主饋自
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堠供帳什物不絕于道取給數十萬衆以
此重困又同諸鎮營東都太廟成加太尉守侍中進封鄴王最
後梁王自長蘆歸過魏紹威懼恐終喪已乘間入見說以今四
方稱兵爲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
梁王大喜乃急歸禪位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將都洛陽取材爲
五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祖嘆以爲功過蕭何賜以寶帶名
馬旣而燕王守光囚父仁恭紹威馳書勸守光降梁祖復笑曰
吾常攻不能下今折一簡乃勝用兵十萬自是每有大事多遣

使者訪問往往相合又因久不用兵伐安陽洪門木爲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益以爲忠舟未成而紹威病請以骸骨就第遂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諡曰貞壯子三廷規爲楊師厚所逐徙宜義軍節度使卒于官 孫周敬代領宜義軍又徙忠武爲秘書監娶末帝女普安公主至光祿卿莊宗時爲左金吾大將軍明宗改匡國軍節度使卒年三十二 弟周翰襲父位連娶梁祖安陽金華二公主又娶末帝女壽春公主官至司農卿卒

李寶臣字爲輔本奚人內屬少善騎射爲范陽將張鎮高假子月姓張名忠志爲盧龍府果毅常規鹵陰山射墜追騎六人從祿山入朝留爲射生子弟出入禁中因反遁歸更爲假子姓安使將驍騎八千劫太原尹楊光勣竟挾以出追兵萬餘不收近

又督精甲軍士門以扼井陘安慶緒僞授恒州刺史九節度使
圍相州忠志懼歸命于朝肅宗授以故官封密雲郡公思明渡
河復叛勒兵三萬與賊將辛萬寶屯故地思明死不受朝義僞
命使裨將王武俊殺萬寶來降賜今姓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
校禮部尚書進趙國公實戶二百寵其軍名成德拜節度使賜
鐵券賞資不貲始有恒定易趙深冀六州後益滄州步卒至五
萬馬至五千財用豐衍益招亡命聚糧繕鎗雄冠山東與承嗣
正已崇義薛嵩婚姁往來互爲表裏意在傳襲子孫不察朝旨
輸王賦自署官吏其弟寶正承嗣壻也與其子維擊毬墜馬死
承嗣怒鞭殺之自此交惡與正已共劾承嗣有可取狀代宗詔
與朱滔攻其北正已攻其南旣而正已引還惟寶臣及滔攻滄
州歷年未下祇殘宗城斬二千級承嗣弟廷琳守貝州遣高嵩

巖將兵三千戍宗城寶臣使張孝忠攻破斬之又遣武俊與承嗣將盧子期戰于清水大破之別將節節生禽子期以獻代宗嘉其功遣中人馬希倩往勞歸遺百縑嫌其輕武俊獻計曰趙兵有功尚爾使賊平後天子幅紙名置京師一匹夫耳不如養魏以爲己資寶臣言魏方啓業何從而可對曰勢同患均轉寇離爲父子欬唾聞耳若擒朱滔送魏可以取信寶臣然之會承嗣亦欲結二人彘知范陽彼所生長常欲得之僞勒石文瘞于境上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將日作伴入幽燕救望氣者云有玉氣令掘得之陰使客說寶臣若與滔共攻滄州卽有功利歸天子于公何賴誠能赦承嗣罪請奉滄州以歸且以步卒從取范陽寶臣信以爲真遂陰交承嗣遣騎前驅圖幽州承嗣陳兵出次爲驗寶臣因謬謂滔使曰吾聞朱公貌若神願繪而觀卽圖

以示置于射堂會諸將熟視審選精卒二千夜馳三百里令劫取之時二軍不相慮忽聞變大駭戰于瓦橋酒易衣而遊禽貌類者以歸承嗣知變已成還軍入堡使人謝曰河內方有警未暇從公石誠乃吾戲爲耳寶臣慙而還俄遷左僕射進封陝西郡王同平章事德宗又進司空自蓄異志晚尤猜忌顧其子惟岳暗弱恐下不服殺骨鯁將辛忠義盧似許崇俊張南容張彭老李獻等二十餘人籍其貲衆乃攜貳所引妖人僞作甘露衆莫敢辨旣而畏事露乃密冀董飲之三日瘖死年六十四贈太傅 惟岳時爲恒州刺史本鎮行軍司馬乃盡殺妖人因求襲不許趣護喪還京不奉詔孔目吏胡震私人王他奴等專擅反計判官邵真泣諫不可且曰必欲邪求恩命勿與魏絕而械齊使者送京師請致討上嘉大夫忠所請必許惟岳悟使真作

奏震與將吏不從其舅谷從政諫曰。上威武神斷。欲致太平。爾考與燕有切恨。天子致討。誅大將百餘。子弟存者。故常不平。乘危相殺。誰不能爾。昔魏有治相之圖。王師四集。仰天垂泣。不知所出。賴爾考保佑。頓兵不進。遇先帝寬厚。僅獲赦貸。不然。田氏尚有種乎。今悅兇猶執與承嗣。爾從幼富貴。不出戶庭。便欲旅拒。且人心難知。天道難欺。諸將乘危投隙。自古豈少。今圖久安計。莫若令惟誠攝留後。爾速入宿衛。則福祿可保矣。不聽。詔馬燧及滔與孝忠合兵。致討懸賞。購惟岳首。戰于東鹿。大敗。遂圍深州。明年日悅遣孟希祐率兵來援。滔等圍深州急。惟岳懼。召真讓遣軍吏薛廣詣燧。燧請降。弟惟簡入朝。請罪。以兵屬。鄭說身趨京師。希祐知其謀。走以告悅。復使扈岌來讓。曰。敝邑暴兵。本爲君索符節。豈爲叛逆耶。今君信卻其讒。聞欲歸悅之罪。以

自滿洗何負而然若能諒真以徇請事公如初否則當遣祐還
無遣王師禽惟岳懦不能決畢華見曰大夫與魏盟未久魏雖
被圍彼多蓄積未可下齊兵動地廣裾帶山河所謂東秦險固
之國與相持維足以抗天下祐爲驍將武俊善戰前日逐滔僅
免今合兩將破滔必矣惟岳信之乃斬真以謝悅明日復戰又
大敗康日知舉趙州降惟岳益困付牙將衛常寧兵五千武俊
騎八百攻日知武俊謂常寧曰大夫信謬吾朝不圖是行勝
與否不復入恒矣常寧與副李獻誠亦曰詔書斬大夫首卽昇
以其官今觀其勢終爲滔滅若例戈還府事實易圖有如不捷
可歸定州張公武俊然之乃約要籍官謝遵爲內應夜啓城門
引武俊入傳令曰大夫叛命今且取之敢拒者族士咸不動裨
校任越遂縊惟岳并殺詭與他奴等數十人使子士真傳首京

師帝盡赦麾下將士。獨所部租役三年。其始事寶臣。掌文記武。俊表其忠。贈戶部尚書。擢其息呂冀州長史。從政。會祖那律父崇義天寶末爲幽州大將。以雄敢聞。歷左金吾衛大將軍。遂客薊門。從政少衰。俊畧涉儒學。有風操。事寶臣。歷定州刺史。封清江郡王。諫不聽。自此杜門。移疾不出。疑其怨望。乃仰藥死。惟誠岳異母兄也。尚儒術。謙裕。寶臣愛之。使決軍事。讓惟岳正嫡。不肯當其妹妻。李納使復故姓。而仕諸郛。爲營田副使。四爲州刺史。初惟岳叛。惟簡先奉母鄭氏奔京師。拘于客省。及奉天難。母督之曰。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汝。促往赴之。乃斬關出道。更七戰有功。得及行在。帝厚撫之。拜太子諭德。徙山南。以三十騎從。夜失道。馳至整屋西。聞中人密語。遂知行在。帝見之流涕曰。爾有老母。乃能從朕耶。比明北方塵起。帝以爲憂。

惟簡登高望之乃渾瑊騎至遂導帝決趨興元還京封武安郡王號元從功臣圖形凌煙賜鐵券憲宗時爲左金吾衛大將軍長史萬國俊奪興平民田吏畏不敢治訴於惟簡卽日廢之以地與民出爲鳳翔節度使市耕牛佃具給農歲增墾數十萬畝卒年五十五贈右僕射子元本輕薄無行與薛渾私侍襄陽公主事敗貸死流嶺南弟銖好學多識有儒者風

王武俊字元英本并丹奴皆部人名沒諾干開元中祖可訥干父路與僊樂府都督李詩等五千帳求襲冠帶入居薊州武俊年十五善騎射嘗一日獲狐兔九十五人咸驚服初隸李寶臣帳下寶應初勸其歸降與王師協力共平河朔餘寇奏兼御史中丞充先鋒兵馬使封維州郡王後惟岳受讒以爲有他志武俊知之曲爲貶損盡滅出入騎從寡接賓客惟岳雖內疑惜其

善嗣未忍殺時官屬皆言武俊故心膂先王命使佐公其子且
爲姻壻今宜去猜嫌任之會日知僞作手詔遣人邀說使招惟
岳武俊信之進說惟岳曰大夫與齊魏同志今魏兵已敗齊爲
趙隔幽兵又近在定間有詔召大夫宜亟赴命不爾禍在漏刻
惟岳惶遽出事成德宗聞之召問其屬孟華河朔利害華對稱
旨帝悅擢爲兵部郎中兼侍御史遣使授武俊檢校秘書監兼
御史大夫恒州刺史恒冀都團練觀察使恨以不得節度又分
定與深州授孝忠日知三者皆失會滔亦懷恨乃縛使者送滔
要與偕叛往救田悅合兵屯于篋山帝聞詔華論解華說武俊
曰安史未滅時自恃其兵謂天下可取今何汨汨耶且自古未
有不先立功而得高官者大夫何望於失地不聽時馬燧李抱
真李芄李晟討悅悅方困復詔李懷光督神策兵助戰懷光氣

銳奉詔語毋養寇宜及壁壘未成擊賊可滅乃縱兵入涇壁殺
千餘人武俊與騎將趙琳趙萬敵等二千衆橫衝其陣涇軍繼
踵而馳禁兵大敗相蹈藉死河爲不流懷光還走壁武俊夜決
河注王莽渠斷官軍餉路燧計窮而與涇素姻家遣使謝曰老
夫不自量與諸軍遇王大夫善戰天下無前若使老夫得還河
東爲言天子以河北地付公涇亦陰忌武俊勝且不制卽謂之
曰王師已敗馬公卑約如此不宜迫人於險荅曰燧等皆國名
臣連兵十萬一戰而北貽羞國家不知何面目見天子彼行不
五十里必反非我涇固請許之燧至魏縣果堅壁自固師復振
涇慙謝是日各僭稱王武俊國號趙改恒州爲真定府命士其
留守兼元帥以畢華鄭儒爲左右內史衛常寧內史兼士良司
刑王佑司文士清司武並尚書士則司文孟華司禮並侍郎朱

瑤給事中王洽內史舍人張士清執憲大夫皇甫視右僕射餘
以次封拜惟孟革不受職嘔血而死抱真使辯士賈林說武俊
曰天子知公等登壇建國撫膺自嘆此本忠義朕不省以至於
是前誤已無及矣今大夫親斷逆首而宰相閑於事宜國家與
大夫烏有芥蒂耶朱滔以利相勸公何取焉誠能與昭義同心
曠然改圖上不失君臣之義下以爲子孫計武俊謝曰僕爾人
也尚知撫百姓天子固不在殺人以是今山東連兵比戰骨暴
中野雖勝尚誰與居吾不憚歸國業與諸君盟爾性樸愚不欲
曲在已朝廷若能盪刷以慰我首倡歸命有不從者奉辭伐之
河北不五十日可定會朱泚叛抱真將還澤潞悅說武俊踵襲
之林謂人心方固不可以圖縱戰勝利歸於魏不幸喪師趙受
其災且君胡不取滄州故地武俊信之卽背悅引軍而北林復

激之曰公冀非豪英不應與燕魏比而滔乃稱冀王其設心固
公久矣使滔能制山東當臣事之武俊投袂而起曰二百年天
子猶不能事安能臣豈子耶乃定計通好抱貞約與馬燧盟會
典元罪已詔下始黜僞號詔祭酒董晉與中人宣慰拜檢校工
部尚書恒冀深趙節度使未幾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領幽
州盧龍兩道封瑯邪郡王食邑五百戶及田悅被殺滔圍貝州
將絕白馬津南趨洛李懷光希烈李納皆叛惟李晟軍滑上羽
書調發天下纔十二三人心憐恐林復說武俊曰滔素欲得魏
今若不救必下滔益甲數萬且降孝忠三道連衡濟以回紇長
驅而南昭義退保山西則河朔舉入滔矣今乘魏尚完孝忠未
附公與昭義合兵破之聲振關中京邑可復天子反正不朽之
業誰與公參武俊大喜與抱貞相聞自將屯南宮抱真屯經城

兩軍相距十里而舍引與俱東距貝州三十里止壁士咸飽食
戒曰軍未合毋妄動遣琳與萬敵兵五百蔽林以待滔使馬實
盧南史陣而西李少成引回紇翼之日中兵接武俊士清引精
騎望少成軍抱其次之滔騎二百馳出武俊東南乘高鼓譟武
俊使步兵決戰而自引騎當回紇琳等從之回紇中斷先奔滔
走還壁武俊中流矢謂抱真曰士少衰盍以騎濟師巢穴可覆
也抱真使來希皓率勁騎薄滔營盧玄貞乘其後滔懼引衆去
希皓追之武俊邀于隘滔大敗免者七八千會夜各按屯武俊
營東北抱真營西北滔知不支夜半焚檣車遁歸幽州抱真亦
以食少遂皆引還會有詔復滔官爵武俊上還幽州盧龍節度
詔昇恒州爲大都督府授以長史加檢校司徒實封七百戶天
子至自梁遇武俊益厚子弟雖襁褓悉官之俄進檢校太尉兼

中書令得建康京師卒年六十七廢朝五日羣臣奉慰如汜城
故事冊贈太師諡威烈更爲忠烈子四士貞少馳悍冠軍性
復沉謀有斷爲寶臣倚愛出入帳中以女妻之末年忌武俊勇
畧賴士貞密結左右保護獲免及攻惟岳以宿府衙預謀從父
更鎮皆爲節度副大使歷檢校工兵二部尚書兼德隸觀察使
封清河郡王父卒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長史節度觀察如故
尋檢校左僕射順宗進檢校司空初因佐父立功備嘗艱苦得
位後恬然守善每歲進奉數十萬緡比幽魏二鎮最爲承順元
和初就加同平章事卒贈司空諡景襄士清以父勲累至殿
中少監元和初爲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封北海郡王早卒
士則異母兄不爲承宗所容懼禍奔京師爲神策大將軍請移
賈京兆及討承宗裴度建言本武俊子軍中必有懷之者乃令

從祁士美拜爲邢州刺史兼本州團練使冀以攜離黨與在軍不遵節制行止以兵自衛士美惡之密以狀聞乃以張遵代還承宗士貞長子幼爲副大使兼右司馬加御史大夫都知兵馬使父卒三軍推總留事憲宗問劉濟田季安俱病議更建節度事久不報以伺其變承宗懼數上表陳訴李絳諫曰鎮州世襲人所徃習惟拒命則討之且諸道賞饋百萬燕魏淄青勢同必合方江淮水潦財力利困宜從其請而徐圖季安等帝然之欲令分建節度歲輸貢賦如李師道終又以承宗假令奉詔諸道必以割地歸怨不如令使者諭意無自上出帝乃詔京尹裴武宣諭承宗奉詔恭甚請獻德棣二州詔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嗣領節度別建德棣爲保信軍授其姻德州刺史薛昌朝爲節度使田季安給以爲陰圖利已歸而囚之朝廷更用

棗州刺史川渙爲團練守捉使龔漸離之承宗拒命帝怒詔削
官爵遣吐突承璀往討無功絳請赦承宗專事淮西帝不聽權
德輿又諫山東疥癬京師心腹倘西戎乘間宜深軫念且神策
多市井屠販恐因勞憚遠潰爲盜賊恒冀壯士未易以時月破
師出半年費五百萬又盛暑水潦疾疫盧從史倚寇爲援詠承
璀邀龍利宜詔行營更擇善將徙從史別鎮破其姦圖帝亦未
許五年河東軍拔其一屯張茂昭破之木刀溝劉濟又拔安平
承宗始懼遣巡官崔遂上表謝罪言往年納地迫於三軍不得
自專及爲從史賣以求利願請吏入賦俾得自新李師道劉濟
亦請浣雪下詔罷兵盡還故地送昌朝歸京授右武衛將軍目
擊時勢益無顧憚未幾軍器庫火焚鎧仗殆盡殺守吏百餘心
不自安會吳元濟反復與師道上書請宥使牙將尹少卿遊說

見宰相語不遜武元衡怒叱遣之自是奸阻百端遣惡少伏河陰乘昏射吏奔潰因火漕院凡奔救輒鬪而死敗錢穀不貲其所遺盜處處竊發棗襄州佛寺斷建陵門戟幡獻陵寢宮復乘間伏甲欲屠洛陽不克又數出兵以掠鄰郡田弘正請誅之帝使率師壓境承宗私揣兵不即進肆剽滄景易定人咸苦之諸父皆奔京師從子王怡爲守南宮士則招降之謀泄遇害贈左僕射子元伯奔還擢監察御史至蔡平方大恐遣牙將石汎奉男知感知信因弘正求入侍真獻德棣二圖入租請吏天子重違弘正復遣右丞崔從賜詔復官爵許以自新任橫海節度鄭權兼統德棣滄景等州踰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左僕射復實封戶三百又因所部饑賜帛萬疋李師道平奉法益謹表所領四州各置錄事參軍判司并縣令主簿皆遵朝旨十五年卒

贈侍中 弟承元年十六任觀察支使有沈謀勸兄以兵助討

師道軍中推服之兄卒未發喪參謀崔燧與諸校謀奉祖母涼

國夫人李氏命承元副泣拜固讓諸將半請監軍至又贊之乃

謝衆曰諸君不忘王氏以及孺子苟有令其從我乎衆曰諾乃

居都將所視事約左右不得遽稱留後政事一關參佐密表請

帥于朝穆宗詔起居舍人柏耆宣慰以田弘正領鎮授承元檢

校工部尚書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鄰鎮與諸

將皆不欲伺耆至咸哭于軍承元徧拜諸將謝以厚意留已固

善然與其格天子詔使我獲罪孰若置我無似師道諸將語塞

乃盡出家貲散之柝不從命者十數輩始聽其行時年十八

遣諫議大夫鄭覃賜其軍錢百萬及孤獨廢疾粟帛仍赦囚徒

貸租賦令奉祖母入朝命中官禮待異等拜昆從刺史并登朝

各四人擢用將校四十人未幾徙鎮鄜坊丹延便道請覲奉朝
嘉嘆復改鳳翔其西北界接涇原地無山谷之險吐蕃數入盜
至則據其衝要爲郭塞置守兵號臨汧城其東南商賈所聚又
多烽警益環以城岐人告安以勞封岐國公檢校左僕射祖母
喪贈卹加厚給儀仗以葬居岐十年加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
移鎮平盧淄青所至寬裕無擾民獲愛利首請遵均輸鹽法兩
河諸鎮皆效之卒年三十三冊贈司徒

王廷湊本回紇阿布思遺種隸安東都護府會祖五哥之居費
臣帳下號果善鬪武俊養以爲子故冒姓王氏祖末坦活父昇
朝世爲鎮州裨將遷右職廷湊駢脅沈鷲雄猜有斷喜讀鬼谷
書諸家兵法承宗時爲兵馬使謀結牙兵管田弘正自稱留後
脅監軍表請節鉞大將王位等謀執不克死者二千餘人會朱

克融雖亂詔議攻討先後王涯奏幽州亂非宿謀可先事鎮州
宜控扼其喉領屯重兵於瀛莫易定仰死生不相知間諜無所
入此必勝之策穆宗使義武陳楚閉境督昭義河東三道進攻
而滄德烏重胤獨當一面命裴度兼幽鎮招撫使屯承天軍帝
銳意克伐浮於聽受重胤未至代以深冀行營杜叔良叔良本
將家子附結中人至靈武節度使坐不職罷復階貴近帥滄景
率諸道兵救深州廷湊知其怯故先犯之戰于博野大敗而奔
失所持節復以李光顏領兵合諸鎮約十五萬調發火馳民不
堪苦度支懼不給置南北供軍院復以道梗樵蘇不繼番休取
給賊乘間奪運車六百乘食愈困至未半道多爲諸軍彊取莫
能止禦其懸入賊境者反不克濟又兼統置不一監軍悉選壯
健自衛遣以疲瑣卽戰以是數潰不能成功帝不能已曲赦廷

濬投檢校右散騎常侍成德軍節度使遣侍郎韓愈宣慰仍共
克融憲臣迎衡謀拒朝廷太和初李同捷效尤求襲帝虞其變
加檢校司徒詔李載義與魏徐兗一同進討廷濬挽魏北鄙以
牽制之更饋同捷餼糧囚隣道使者不遣帝怒詔削官爵絕輸
貢命易定柳公濟戰新樂昭義劉從諫戰臨城咸敗之斬三千
級引漳水注深冀募能斬其首賜錢二萬緡優畀之官以州鎮
降者各差比公濟再戰行唐皆克焚柵十五廷濬射蠟膏求救
於幽州行營載義獲之又納魏叛將刁志沼會同捷平廷濬稍
畏表上景州惟固守弓高樂陵長河三縣復上書謝罪帝方厭
兵仍下赦書悉復官爵還所上州久之進兼太子太傅封太原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卒贈太尉爲人凶悖肆毒甘亂不仁與
狄性不殊軍中以次子元達請命帝聽其裝 元達初爲右司

馬兼都知兵馬使素懷忠順識禮法頓革父風貢獻不絕文宗
嘉之詔尚絳王悟女壽安公主姑段氏納聘闕下進食千盤并
御衣戰馬主柱澤奩具奴僕悉備人以爲恭值劉稭叛武宗詔
爲北面招討使卽日引道板宣務壁被堯山授軍攻邢州降賊
將裴問高元武累遷檢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積平兼太子太
師加實封戶二百至太傅卒年四十三贈太師諡曰忠 孫紹
鼎襲字嗣先累擢檢校左僕射光祿大夫素性巖暴淫酒自放
厚裏歛升樓彈射路人笑以爲樂衆忿其虐欲逐之會病死贈
司空子景崇幼未能事宣宗以昭王內嬖領節度大使而用其
弟紹懿爲副後賜紫金魚袋俄授節度使累檢校工部尚書右
僕射封太原縣伯食邑七百戶加檢校司空政尚簡易病篤召
景崇曰先君以政屬我須爾長將授之今爾雖少勉總軍務禮

藩隣奉朝廷則家業不墜矣。卒贈司徒監軍上狀。懿宗悅。擢景崇爲留後。尋授節度使。景崇字孟安。以公主嫡孫。尤被恩寵。助反。遣兵會王師平之。進檢校右僕射。封太原縣男。食邑三百戶。主薨。居喪如禮。諡曰章惠。母秦國夫人張氏。終復號。慕麻假。當時稱之。政事悉委。賓佐張位。檢戒親屬。不得干預。位亦善用。人凡授牙職。必擇有勲勞及能者。有所私愛。厚畀田祿。不加以官。軍中稱治。進至檢校司空太尉同平章事。兼中書令。封趙國公。食邑三千戶。乾符五年。進封常山郡王。黃巢犯闕。斬其資。詔僞使馳檄諸道。奔問行在。合王處存入關。貢輸相踵。每語及宗廟園陵。輒流涕。沙陀攻蔚州。徙刺史蘇祐。濮州赴任。經過肆下。剽奪。景崇殺之。嗣節十四年。凡十三遷。至檢校太傅。卒年三十七。贈太傅。諡曰忠穆。子銘。年十歲。軍中推爲留後。授檢校工

部尚書時晉新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赫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交爭銘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強而積蓄富勲藩累世故雖年少四方取重諸鎮廢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因以問景福初銘誘太原將李存孝降之克用怒大舉擊趙下臨城銘求救匡威率衆三萬赴之晉軍解去銘復攻晉堯山晉會處存來攻銘遣團練使追風都段練剪寇都馬珂等拒戰磁河晉軍大敗又明年晉攻天長銘出兵救之敗于此日嶺晉軍山井陘銘又求救匡威後匡威見逐銘德其功已迎歸館穀事以父禮匡威謀劫銘篡其位因詐爲忌日銘晨詣館慰坐定伏甲自幕後出銘驚曰吾國賴公而存誠無以報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許讓以位內欺亦幼謂無能爲因與並轡詣府行過親事營軍士閉門大譟值震電暴風拔

木屑者墨君和。從缺垣中攘臂躍出。負銘而走。亂軍擊殺。匡威徒黨皆死。賞屑者以千金。并第一區。燕援遂絕。晉軍聞之急攻。平山劫銘以盟。自此始歸。晉進幣五十萬。歸糧二十萬。晉兵乃解。久之。梁下晉。邢洺磁三州復為書招銘。使絕晉歸。梁銘尚未決。會晉遣李嗣昭攻洺州。梁擊敗之。獲其輜重。得銘與嗣昭書。多道梁事。大怒。移兵常山。命葛從周為先鋒。諭以得鎮州。即舉授爾從周。至臨城中。流矢卧輿中。梁軍大沮。梁王自將偁城下。焚其南關。銘顧事急。奈何。判官周式辨士且與梁舊。進曰。此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奪。請身入梁軍。王均見罵曰。說客晚矣。吾常以書招不來。今何至此。吾與晉仇。而銘附之。李嗣昭方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往來書示式。式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抑欲成霸業於天下也。夫霸者責人以義。而不以私。今天子在上。

諸侯守封睦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書悉焚之天下伏其雄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爲辭豈以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無一死士而待嗣昭乎梁王聞之笑曰吾言戲耳因延式上坐議與銘和約以子昭祚爲質而妻之銘後累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賜號敦煌保定功臣梁受禪進尚書令封趙王加食邑式復往使說梁以定密邇鎮州且與太原親使圖之梁祖乃取定州王郢奔晉時羅紹威卒梁欲盡取河北遣供奉官杜延隱監魏博軍襲取深冀二州拜王景仁北面行營招討使銘懼乞兵于晉晉擊敗景仁於柏鄉銘德晉甚復背梁而歸晉莊宗立嘗以兵從北破燕南并魏博復會莊宗於承天軍以銘父友尊禮之酒酣祝佑以歌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女妻少子昭誨銘爲人仁而不武未嘗敢臨行

陣常藉鄰兵爲救母何氏有婦德訓飭嚴整以是諸鎮敵於戰
爭而趙獨安樂母死銘騎於富貴素好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
王若訥嘗遊西山登王母祠逾月忘歸任政事於宦者石希蒙
天祐十八年銘自西山宿鶴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
規諫不聽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振甲以請欲殺希蒙銘
不荅自呼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銘前銘恐遽歸使昭祚與親將
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親軍皆懼文禮誘以
爲亂夜半踰垣入斬其首因縱火焚官滅王氏之族時昭誨方
十歲德銘者藏之亂定匿湖南人李震茶籠中得出依南嶽爲
浮圖易名崇隱明宗時已長震以歸故將符習表於朝拜考功
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爲少府監始廷湊徵時鄴有道士
爲卜得乾之坤曰君將有上復問壽與子孫荅曰公三十年後

有二王已而廷湊立十三年死乃知其轉語也景崇銘後皆封
王又嘗使至河陽醉寢於路有過其所者視其身息左若龍右
若虎子孫當王百年家有大樹覆及堂公與矣及害弘正樹適
庶衰計數至銘果百年文禮爲人狡獪銘惑愛之養以爲子
名王德明莊宗授鎮州兵馬留後後知其通於梁遣符習與閻
寶擊之文禮懼發疽卒子處瑾秘喪拒守擊敗習等晉以李嗣
昭代習中流矢卒又命李存進復戰歿最後符存審爲扞討使
遂破之執文禮妻及處瑾處琪等歸晉趙人醜之礎文禮
尸于市

弘簡錄卷六十五

終